

中
·
国
·
短
·
篇
·
小
·
说
·
精
·
华

叶圣陶

短篇小说集

叶至善 / 编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I247-77 / 214
叶圣陶短篇小说集

叶至善 编

责任编辑：张光琼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2.5

字数：274,000 印数：1—6000

ISBN 7-5404-1817-6
简易精装：I·1458 定价：15.3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退换

中国短篇小说精华

●叶圣陶短篇小说集●

为了纪念

——前言

明年二月十六日，父亲去世满十周年了。为了纪念，我选编了这一本父亲的短篇小说集。

一九一九年，父亲开始用白话文写小说，除了长篇《倪焕之》，写了九十多篇短篇。我把所有的短篇过细通读了一遍，郑重地挑选出三十八篇。两个多月来，我整个心都浸渍在对父亲的怀念之中。

头一篇《这也是一个人》，是父亲在甬直镇当小学教员的时候写的。甬直是苏州城东的水乡，那所小学的一排旧教室，现在修建成了我父亲的纪念馆。主意不是我出的，我认为出得不错。在那所小学里，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作过教育改革的试验，这是一；在那座水乡小镇上，父亲真

个接触到了农民，这是二；父亲从事新文学运动，是那个时候开的头，这是三。有这三项，纪念馆设在那里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。

要是没有在南直的那几年的生活，《这也是一个人》、《饭》、《小铜匠》、《多收了三五斗》，还有好些别的短篇以及《倪焕之》的前半部，父亲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。他不擅长凭空虚构。

在父亲早期的小说中，我看到了幼年时代的我。《伊和他》写的是母亲和我。冰心阿姨跟我说过，她最喜欢《地动》和《小蚬的回家》，也许她猜到了两个短篇都写的是我吧。还有在《阿凤》中，看到那个童养媳挨打而号啕大哭的孩子也是我。我曾经那么富于同情心，而现在，几乎把眼泪都忘掉了。

母亲也常常出现在父亲早期的短篇中，选进这本集子的，除了《伊和他》和《地动》，还有《萌芽》，后来又出现在《在民间》中，《在民间》的素材分明是母亲提供的。母亲头一回去到工人中间，跟着剪齐耳短发的杨之华阿姨；演讲没能按设想进行，可毕竟迈出了第一步。发表在《新女性》创刊号上，看来并非偶然。

五卅的浪潮把母亲和父亲都卷进了民众运动。那些日子里母亲经常出门，很晚回家。才七八岁的我也约摸知道，母亲在外面是冒着些儿风险的，放学回家见不着她就定不下心来。后来母亲果然碰上了麻烦。《在民间》应该有续篇的，父亲为什么不接着往下写呢？

父亲的朋友更多地出现在他的短篇中，使我回想起他们的音容举止，甚至片言只语。《校长》中的那位校长，原型是南直的沈柏寒先生，小说把学校搬进了城里，《邻居》中的那位

爸爸，原型是王伯祥先生，后半篇近乎纪实。王先生为这次搬家，窝着一肚子火，看了《邻居》的前半篇很可能不会同意。不知两位老朋友是否又发生过一场不伤脾胃的争论。

《秋》的主人公，原型却是母亲的二姨母的干女儿，我们孩子唤她“吴阿姨”。她跟我母亲像亲姐妹一样热乎，在假期中曾帮我母亲整理过《十三经索引》的条目。父亲这篇《秋》发表后，我只怕让吴阿姨看见，可是她终于看见了，跟我说：“有你的爹爹的，把我也写进了小说。”是带着笑说的，可是我想，在背地里她一定流过不少眼泪。

《英文教授》的主人公，原型是吴致觉先生。他是吴宾若先生的二哥，在散文《好友宾若君》中，父亲已经对他的性格作过如实的写照。我小时候见过吴先生，也见过他的夫人和老太太，重读父亲的描摹，好像看重放的录像。老太太过世，一二八战争毁了吴先生的家，他的夫人在忧伤中死去，我也都知道。抗战后回到上海，我跟着父亲去看望吴先生；他更加困顿了，寄居在法藏寺里。

说人物的原型，其实往往是个轮廓，《英文教授》中的情节并不全是吴先生的经历。在文革前，我有一回跟父亲去福州，有位先生到旅馆来看我父亲。等他走后，父亲跟我说他曾经是国家主义派哩，五卅运动中一同编过《公理日报》，为了一句“打倒帝国主义”的口号，两个人吵得个不可开交。我才知道父亲把自己的经历嫁接到了这位英文教授身上。让工人把准备起义的武器藏在沙发里的，我早就听说了是郑振铎先生。不知道的一定还有。小说不同于传记，人物本该这样塑造，尤其是主人公。

我知道父亲是同情吴先生的，不仅惋惜，还带着尊重，尊

重他诚恳地对人和认真地对事。可是父亲并不赞赏他把往生净土作为精神的寄托，所以在小说的开头，虚构了学生跟英文教授的一场对话。说虚构，好像也不全是。父亲入川那年游北碚的缙云寺，碰着了太虚法师；在给我岳父的信上提到了那回事，行文带点儿调侃。看了这封旧信我感到好玩儿，就把这一段念给父亲听。父亲听了笑着说：“我还跟他打过笔墨官司哩，在做学生的时候。他当然不会知道我就是那个年轻人。”文章不知刊登在当时的哪张报纸上，找来对证是没有可能了。

《潘先生在难中》的这位主人公，原型是谁就没法说了，他是个集合体，也是个标本。时代背景是江浙战争，碧庄就是黄渡，当时成了战场。让里就是苏州，不少中上人家当时纷纷躲进了上海的租界，潘先生这样的人物有的是。我们家住在上海闸北区，也随大溜在租界里临时租了间后楼，跟北站只隔一道铁栅栏；母亲带着祖母妹妹住在铁栅栏那一边，父亲和我仍住在铁栅栏这一边，因为父亲得上班，我得上学：跟小说中刻画的潘先生相比，当然说不上狼狈。父亲写这个短篇是谴责潘先生呢，还是剖析自己呢？至少兼而有之吧，我想。何况该受谴责的，决非潘先生那样自己把握不了命运的人。

重读短篇《夜》，我又回忆起四一二事变后的许多琐事。母亲当时被列进了秘密的搜捕名单；沈雁冰先生的日记落到了侦察队手中，上面记着某天某天曾去仁余里廿八号开会。消息都是小报透露的，说得着着实实。仁余里廿八号是我们的家，这个家是回不得了，只好在斜桥附近租了个楼面暂住，那一带当时还很冷僻。祖母让姑母接走了，我让母亲的二姑母带回了苏州。从种种迹象看，父亲和母亲是作了准备的，甚至作过最坏的设想。在那恐怖的日子里，《夜》的构思很可能已经在

父亲的胸中开始孕育了。郑明德梁国放夫妇双双被残杀的传闻，好似剖开了一个成熟的瓜，使这篇《夜》，成了最先出现在《小说月报》上的谴责四一二大屠杀的小说。

《赤着的脚》跟读者见面，比《夜》晚了一个来月。那本《纪念孙中山》专刊略去了写作的日期。专刊征稿早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，那么《赤着的脚》一定在两年以前就写得了。父亲很尊重中山先生，得知他逝世后才十天，就发表了悼念短文《纯乎其纯》。上海市民在老西门体育场开追悼大会，王伯祥先生牵着我赶去参加。在拥挤的人丛中，远远望见父亲也挤在主席台上。《赤着的脚》很像一篇现场特写，可是我父亲没见过中山先生，在广州举行的那次农民大会，也只可能在报纸上看到。中山先生当时的内心活动，当然出于我父亲的揣摩。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和以后的屡次挫折，看到赤着的脚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，中山先生的激动和喜悦是合乎情理的。我猜想父亲写这个短篇正是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。在那些日子里，父亲跟我讲过许多次，革命部队所到之处，农民群众如何公审土豪劣绅；还轻轻地教我唱会了“打倒列强”这支歌。

《冥世别》当然不是童话，才发表的时候，我这个孩子就没看懂，倒引起了许多可怕的回忆。奉军的执法大队手捧大令，背负大刀，凶神似的在宝山路上来回巡逻；北站的电线杆上挂着示众的人头，报纸上经常出现被枪杀的尸体照片，罪名都是“革命党”。因而我想，父亲写的五个青年鬼魂一定是那时的革命党了。我的猜想没错，在一二九运动那个冬天得到了证实。有一天父亲愤愤地跟我说：国民党的那些当局者，又把青年学生说成是被人利用的没有主见的工具；当年“清党”，

他们就是这样说的，还写进了他们什么全会的宣言，甚而至于把他们上台前，冒着生命危险吹鼓革命的青年，说成是被他们利用的工具。父亲说他看了实在气忿不过，写了篇《冥世别》，批驳那个荒谬的所谓宣言。我忙把《冥世别》翻出来仔细读了一遍，虽然是高中生了，还没全看懂，只知道父亲对“利用”啦“工具”啦那些话特别反感。记得抗战后在《中学生》上，父亲又发表了杂文《谈“利用”》，没用童话的外衣作掩护，说得明快多了。

抗战中在四川的八年，父亲只写了五个短篇，除了那篇较长的，我都编进了这本选集，倒有三篇是纪实。《我们的骄傲》写的黄先生，其实是章伯寅老先生，苏州教育界的老前辈；幼时的同学邹君是章元善先生，戈君是顾颉刚先生，孙君是周勛成先生。听得章老先生摆脱了重重羁绊，从沦陷的家乡历尽艰险到达重庆，四位旧同学特地相约，一同去他寄居的川东师范探望。父亲的日记在乐山遭敌机轰炸时烧掉了，要不然连日期都查得出来。章老先生后来一直在女子师范任教。胜利后的那年年底，我们全家乘木船从重庆启碇东归，第二天傍晚停泊在洛碛，父亲爬上高坡去跟章老先生辞别。直等到星斗满天，才望见父亲拿着火把从坡顶拾级而下。父亲说章老先生定要送到江边，火把也是他老人家给买的。

《辞职》写的青年其实是钟博约君，年纪跟我相仿，爱好文学，常常来陕西街看我父亲。在小说的结尾，父亲说自己欲言还止。我知道父亲本想告诉他，学校也不是什么清静的地方。那时我正当着初一的级任老师，许多不顺心的事，不中听的话，只能回家来跟父亲说。记得有一回，难得见面的校长突然乘着自备的包车来到学校，召集级任老师传达上头的話，说

要注意青年教员，尤其注意不争钱多米少又特别卖力的青年教员。为了“暂时维持他的想望”，诸如此类的话，教父亲怎么跟钟君说呢？钟君这一去就没见过面，只给我父亲来过几封信，免不了说些愤愤的话，幸好没落到受注意的地步。一年半后，我们家离开成都，只得把他寄存的破皮箱留在开明分店，写信请他有机会去取；是否取走了，没有下文。他倒辗转托人追到重庆，给我父亲送来了一个绿石雕的水盂。

《春联儿》写的老俞，我后来倒见过一回。五六年冬天有事去成都，临行前父亲关照我，一定要到新西门外看看老俞是否还在。老俞还在，还在推鸡公车；又过了十年，自然越发苍老。见了我好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，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，动着嘴唇，半天才出声，问我“老师可好？”话不太连贯，东扯一句西扯一句，总之当兵的儿子还没回来，似乎在外边成了家。最后我送了他二十块钱，他犹豫地收下了，没有道谢。我忽然觉得好像侮辱了他，连忙跟他告辞。回到北京，我把这次访问从头到尾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呻吟了好一会儿，没责备我也没说我做得对，只长叹了一声。

每一回读《邻舍吴老先生》，我眼前就浮现两个人的影子。一位是经常来串门的马老先生，他快乐活泼像个孩子，老忙忙叨叨地，说不满十句话又转身走了。听说他只孤身一个，是跟着亲戚避难来到成都的。一位是胡赞平先生，年纪在我和父亲之间，抗战之前就到成都当家庭教师，在成都成的家。父亲常留他喝几盅，海阔天空地闲聊。知道我失了业，他给我谋了个中学教员的位置。我们家离开成都，汽车票是托他搞到的；一大清早，他还赶到车站帮我们张罗行李。他自己没回乡，真个成了迁川第一代世祖。他们两位都没有当公务员的儿子，跟小

说对不上号；这个儿子分明是我父亲根据入川老公务员当时的心态虚构的。小说中吴老先生说的话，我都听父亲说过，在他每一回听到家乡消息的时候。父亲是很爱家乡苏州的，从《城中》开头的那段描写就看得出来；他厌恶的，是那些出身于所谓“诗礼之家”的人物。

八六年秋天，我开始编《叶圣陶集》。父亲本来不太同意编，看我忙得不亦乐乎，坐到我书桌旁边的椅子上跟我说：“不要编了吧。没有一篇像个样子的，又都是旧东西，编来编去有什么意思。”我说：“也有很不错的呢，我拣篇短的念给你听听。”我念的是《一个朋友》。父亲听完了微笑说：“这一篇倒还可以。”我说：“记不起来了，是六十六年前写的哩。”此后，父亲不再唠叨了。他当时的笑容，永远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叶至善

1997年11月15日

中国短篇小说精华

●叶圣陶短篇小说集●

目 录

为了纪念——前言 [1]

这也是一个人 [1]

“伊是一条牛，不该有自己的主见。”

伊和他 [6]

“他们的爱，他们的爱的生命，在那里绵延地长进。”

一个朋友 [10]

“他无意中生了个儿子，还把儿子按在他自己的模型里。”

萌芽 [14]

“我们爱人类，……就应当爱这萌芽。”

隔膜 [18]

“他们各有各的心，为什么深深地掩藏着？……我觉得无聊了，我只是孤独。”

阿凤 [27]

伊跟所有孩子一个样，也有天赋的生机和欢愉；然而伊像一棵小草，被压在沉重的石头底下。

饭 [33]

“现在是上课的时候了，你们的先生呢？”“天天这样，他要吃饭呢！”

地动 [41]

故事里的娘儿两个快活得要酥了，故事外的孩子却还伏在母亲怀里抽搐。

小蚬的回家 [46]

“很好，让它回去看母亲！”

小铜匠 [49]

“我们与他们，中间隔着一座又高又

厚的墙，彼此绝不相通。我们怎么能把他们教好呢？”

病夫…………… [57]

“牢狱似的都市，金钱独霸的商场，今天与你离别了！……我永远恨着你！我要去求我的新生！”

错过了…………… [74]

死神，和平而自然的死神要把他带走了。他不愿意走，他恋恋着错过了的生的乐趣，可是太晚了。

校长…………… [82]

学校的病源找到了，他校长有责任也有权力清除那些病菌。结果将会如何呢？他颓丧地叹了一口气。

潘先生在难中…………… [94]

潘先生是个小人物，命运注定他只能随波逐流。《风云变幻史》决不会给他立传，他只可能出现在小说中，也许正好借他来谴责他所随的波，所逐的流。

前途…………… [115]

“什么境界也没有了，只是一片黑，黑得像墨，像没星没月亮的夜。”

城中…………… [126]

“这古旧的城池，究竟是很可爱的。要给它注射新鲜的血液，把那陈旧的挤出，使它回复壮健的青春。”可是那陈旧的……

在民间…………… [141]

五卅运动的巨浪把“两位女先生”卷到了工人中间，无数新鲜的感受扑面而来，……

搭班子…………… [153]

“各个角色都好，才唱得成完美的戏。眼前切要的事乃是搭班子。”想法原是不错的，可是他不曾考虑……

遗腹子…………… [163]

一个陈旧的故事，负着根深柢固的传统重压，说不清是喜剧还是悲剧。

抗争…………… [175]

“已经望见了前途的光明，原来只是

一撮虚幻的火焰，现在消散了，依旧是漫空的漆黑。”

夜 [194]

老妇人虽然不识字，她看明白了女儿女婿留下的字条，参透了里头的意义。她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。

赤着的脚 [206]

“他们今天赶来开会了，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。这是中国一股新的力量，……他又重看那些赤着的脚。”

冥世别 [210]

五个被旧军阀残害的青年鬼魂向冥王告别，说他们不愿意就此永远安息。阳世间竟有一批人把他们称作“工具”，使他们觉悟到还没有尽自己的本分。

某城纪事 [216]

国民革命来到这座江南古城，成了辛亥革命的翻版。

李太太的头发 [233]

“辛亥那年排满革命，结果是男人剪

头发，这一回国民革命，当然轮到女人剪头发了。”

投资…………… [244]

把付学费进大学称作“投资”，颇有玩儿玩世不恭，却也不无道理。一切都商业化了，大学当然不会拒绝钱包饱满的人，尤其在上海。

秋…………… [251]

家庭的日渐衰落，时势的急剧转变，使她毅然决然投考产科学学校，准备做个职业妇女。直到开了业，她才知道碰到的是辛苦，是身体和精神双方的辛苦。

多收了三五斗…………… [261]

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，谁知道希望犹如肥皂泡，在米行的柜台前进裂了。古语“谷贱伤农”在都市里成了热门话题，各种人有各种打算，各种议论，“乡亲”们是不会知道的，……

半年…………… [272]

半年里头进了两个学校，一个文明小学，一个进化学校；下半年进哪个学

校，现在还不知道呢。

邻居..... [281]

西邻的那个日本孩子成了我们的朋友。东邻的日本浪人则无事生非，闹得我们不得不搬家。警察却说：“到底你们读书人，懂道理，识相！让他们就是了，何必同他们争什么意气。”

一篇宣言..... [293]

王先生是宣言的起草人，理应被教育厅解除教职。宣言里“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话，……只要是有心肝的中国人，醒着梦里谁不想着这一点意思！”

英文教授..... [301]

他好像换了一个人，才八九年，从一个风流倜傥的留美硕士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。善良而脆弱的心经受不住时代的风浪，悄然躲进了另外的一个世界。

一个练习生 [325]

“总算有个吃饭的地方了。得到它是这样难，失掉它却很容易，唉，简直太容易了。”